

MIREN DE QUANTAO MIREN DE QUANTAO

迷人的 圈套

○ 无形杀手 ○ 沉重的代价 ○ 一个偷渡出境者的遭遇



上海翻译出版公司

新沪登字114号

编 委 名 单

主 编 易庆瑶
副主编 唐长发
编 委 周云发 陈镇江
张 斌

迷人的圈套

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宣传处

上海翻译出版公司

(上海复兴中路597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字数182,5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ISBN7-80514-720-5/I·96

定价: 2.70元

目 录

翻 译 小 说

- 机关算尽……………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 杨昭中 译(1) >
阳光下的证词……………〔日〕浅利佳一郎 著 徐正友 译(26) >

中 篇 小 说

- 迷人的圈套……………叶 楦(41) >
无形杀手……………胡永忠(100) >
孤独警长……………窦柏林(126) >
沉重的代价……………周晓华(167) >

纪 实 文 学

- 一个偷渡出境者的遭遇……………陆志明(203) >
刑警队长和他的儿子……………李诗学(226) >

文 艺 通 讯

- 这里也需要理解……………李海明(232) >
婚前的追求与失落……………石鸿舟(247) >

机关算尽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 杨昭中 译

1

“我已经是尽我所能了……”佐田课长说，“你在搜查一课已经呆了 20 多年吧？这次又让犯人跑脱，证据丢失。这也算了，你怎么会把烟行凶杀案的物证也弄丢了？叫你去现场埋伏、待机捕捉，却又打起瞌睡来。像你这样，我出娘胎来还是第一次碰到。”

“实在是太对不起了。”山尾明白上司怎么会有好话给他听。

“恐怕你干这一行不太合适吧。”佐田说道。

“不过，课长，我已经是 45 岁的人了，要我重新再改行，实在难啊。”

“总而言之……，我讲的话你听明白没有？我指的是你这份差使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后假如你再捅出什么漏子来……”

“那真是太感谢您了。”

“本来嘛，是两个人一个行动组。可你，没有人愿意和你搭档。所以我想还是让你先回家钻研业务吧。”

“不过——我这份工作——”

“别胡思乱想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工资还是照拿不误。人手真的不够，我会登门请你的。就算你在家待机行动吧。”

山尾回到自己的座位，以前的老搭档刑警小林来了：“山尾君，你脸色很不好啊。”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

“恐怕又遭课长训斥了吧。”小林是一个有气魄的男子汉。课里唯有他同情山尾。和山尾搭档时，从不因山尾的无能而牢骚满腹。但山尾觉得老给小林添麻烦，因此倒是山尾主动提出和小林拆档的。

“要我回家待机。”山尾边说边收拾办公桌。

“想开点，别当回事，回家休息吧。你就当你破了大案，拿课长的奖励休息就是了。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。”山尾苦笑。

“他竟然这么处置你！”山尾治子听了丈夫的话，慢慢地点了下头，“我想你今天下班这么早！”

“我想你也该明白，这辈子我是永无出头之日了。到了这等地步，我再不提出辞呈，算个啥样！”灰心丧气的山尾，平静地下着决心。

“你的苦衷作妻子的最清楚不过了。可是，辞职以后你去干什么呀？”

“是呀，我心里还没有底。”山尾叹了口气。

“买房子借的钱还未还清，由美又小，还在念小学……。”

“工作吗，我想总能找到的。”

“要不我去干，饭店服务员之类的我能顶。你就把家务事包了吧。”治子信心十足。

“咳，没必要让你挑这副担子。”山尾觉得丢了自己的面

子，不容置辩地说道。

治子本想说：“你考虑来考虑去，也没个好主意。”结果到底还是忍住没说。她心里明白，你再讲他骂他，倒反而会伤了丈夫的自尊和自信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门外传来女儿由美的声音。由美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，她从门缝中伸出小脑袋向屋里张望。

“爸爸，你今天这么早就回家啦？”

“你爸说，课长让他在家里休息一星期。”治子急忙回答。

“大概是破了大案吧？”

“你爸爸是立功受奖休息的。”

“爸爸和罪犯枪战了吧，大概还亲手把犯人铐上了？”

“你乱说些什么！快上楼把书包放好。”

“好——的。”缩回去的脑袋又伸了出来。“我可以到爱莉家去玩吗？”

“不要玩得太迟了！”治子答道。由美应了一声“登登登”地上楼去了。“轻一点！”治子的话还未完，已经听到女儿“呼”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门。

“真不像话，女孩不像女孩样！”

“健康活泼点有什么不好。”山尾说道，“我就不行。”

“我真想有那么一天，亲手抓住罪犯，铐上手铐——可真的要我上，我能干得了吗？说不定手要发抖了。”山尾自嘲。

“你力不从心去干这种差使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！”

“我这是说着玩的，你何必当真。”山尾一本正经地说。话说回来，刑警的妻子不能没有这种精神准备。

“与其要冒生命危险，还不如失业在家呢。”治子郑重其事地表白道。

“我到外面走走，就回来。”山尾站起身。

丈夫走后治子到起居室坐下。要干的活很多，治子没心思动手。治子对丈夫感情深笃，山尾几乎被人视作无能之辈很让治子伤心。辞职不算丢人现眼，但是就这么被人请出警察局，这口气她怎么咽得下去。山尾言之有理，能有一次亲手铐上犯人，大家自然会对他刮目相看。

“假如凶杀案能按设想的构思按部就班发展下去，再在预测的埋伏现场待机行事，抓获凶犯，来一个圆满的结局。”治子有点异想天开了。

治子认定一旦要动真格追捕凶犯，山尾一定能干脆利落地抓获凶犯的。只是没有机会罢了。

前面传来开门声，“慎造，你这么早就回来？”治子叫道。

“我不是爸爸呀！”调皮的声音，回家的是由美。

“怎么回事，爱莉没在家？”

“她在家的，不过……”由美一副困惑的表情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，恐怕与爱莉吵架了吧？”

“不。爱莉妈妈哭了。”

“她妈妈哭了，为什么？”

“那种事情我也不懂，爱莉爸爸也在家。她妈妈要我过一会儿再去，我就赶紧跑回来了。妈，我饿了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”

治子拿出点心，由美吃东西也像男孩，狼吞虎咽的。

松井比山尾年轻，37~38岁左右，人长得帅，眉目之间不时流露出颇受女人青睐而自鸣得意之态。松井和他太太邦子常为女人的事而龃龉不休，今天恐怕又是老毛病，松井和相好幽会，被邦子察觉，于是爆发一场争吵。最苦的还是爱莉。

如果我是松井太太会怎样呢？治子想。不，这绝无可能，

山尾为人正派，绝不会去拈花惹草。治子生来性格刚直。邦子则截然相反，柔弱且无决心自力。哭哭闹闹的结果，还不是糊里糊涂收场。以后又老调重弹，故戏再演，循环不止。现在对门没动静了，大概一场戏又下幕了吧？

邦子该醒一醒了，克制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一旦绷紧的弦被拉断，弓的反弹力会迸发，至此益发不可收拾。左邻右舍谈及报纸上抓获的凶犯常会议论：“这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动刀杀人，太可怕了。”一味自我压抑、闷声不响，到时才会做出似乎是意料之外的行动。心直口快、喜怒形于言表的人不会走极端。

眼下邦子可能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吧？杀人？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。

“有办法了！”治子兴奋地自言自语。

“妈，你说什么呀？”由美惊奇地问道。

“妈没说什么。”治子赶紧掩饰住表情。治子的大脑中滋生出一种念头，一种游移不定的设想。什么事情都有万一，她希求着“万一”的发生。

假如邦子把丈夫杀了……。

似乎是不能想象的事却常有突发性。除掉松井是不得已而为之，矛盾却得以彻底解决。

邦子无疑将以杀人罪被捕，她难逃这一关。然而杀人归杀人，街坊邻居会出面为邦子讲话的，毋庸置疑会受到法庭的同情和怜悯，因此量刑不会太重。据于此，她不就从松井手中解脱出来了么？权衡得失指针应是指向正数而不是负值。还有——对了，既然邦子杀了松井，山尾就有逮捕杀人犯邦子的机会。为邦子想想，与其落在陌生刑警手里，自然是由对门的山尾来逮捕的好。

总而言之，只要把这套设想巧妙地编排起来，天衣无缝的话……。

噢，我想到哪儿去了，治子摇晃一下脑袋，猛地从沉思中解脱出来：引诱邦子杀夫不免过于荒唐了。治子抬起头，对由美说：“我上街去买点东西就回来，你在家好好呆着，别乱跑。”自己的讲话声怎么有点异样？治子想。

治子逛了好大一会超级市场，又走进咖啡室，已经多年没来了。她要了杯咖啡慢慢地向四周打量。

她看到丈夫熟悉的身影，桌上放着一杯咖啡，丈夫正聚精会神地看报，她正想去叫应，咖啡已经端上来了。她暂且坐下不动。他在看什么？两眼盯着那一版，一动也不动。等山尾折起报纸时治子终于看到那是招聘广告。他起身走了，治子目送他走出店门，好一会儿，治子才回过神来，慢慢地端起咖啡要喝，发现咖啡已经很凉了。

2

治子一眼瞧见邦子从对门走了出来，就对正在全神贯注看电视的山尾说：“我去买点东西。”讲了好几声，山尾才如梦初醒似地回过头来。怎么，他麻木成这样？“你要买点什么呢？”山尾摇摇头，又去看电视了。

“松井太太。”治子赶上了邦子，喊了一声。邦子怯生生地转过头来，一见是治子，马上装出挺自然的样子。

“是山尾太太……”

“上市场去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一起去吧。”治子笑道：“两人一起走路就短啦！”

“听说山尾先生在家休假。”

“是呀，他在家偷懒。真是一点也不中用，在家休息什么活也不干，浪费时间，太可惜了。”

“不，山尾先生人好，每天都准时回家。”

“松井先生经常很晚回家吧，爱莉挺可怜，很少有机会和松井先生一起玩玩。”

治子边说边偷偷地观察邦子。邦子似乎在冷笑，但只是在嘴角轻轻地抽动一下。

“我那位拿到一周休假，与其如此，倒还不如给他长点工资好。他工资又低，过日子真难啊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我不骗你，再加上他又有一把年龄，在家又是一副懒虫样。”治子装成一副傻里傻气的样子，把山尾说得一无是处。

“山尾先生不是一位亲切随和的好丈夫么？”邦子问。

“话是这么说，也就这么一丁点儿好。”

在超级市场购物完毕，治子提议去喝咖啡。两人走进市场深处的一家店里，这里环境幽静，街坊邻居不大会来此光顾。这是治子特意选中的。

“这儿的咖啡香，有点小名气。”治子说，邦子坐立不安地犹豫一阵，迟疑地说道：“上次有件事对不住由美……”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治子好像莫名其妙的样子。

“由美兴冲冲来我家，结果扫兴而回，我心里不好过。”

“这个呀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大人有事要商量，有小孩在场，说起话来总是不方便的。更何况由美已是五年级学生，有好多事情她也懂了。”

“由美说什么了吧？”

“说起来……她说你哭了，会不会是夫妻吵架了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夫妻不吵不长久，我家那位窝窝囊囊的连吵架的精神也没有。吵嘴么是夫妻情投意合的证明么！”

“不，你误解了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”邦子忙说道。随着邦子颤抖的说话声，泪如雨下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：

“我恨不得把他杀了！”

治子听后吓了一跳，这种突发而来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表白，不能不说是正中下怀。治子慌忙向四周扫视，这话不能被别人听去，店里仅有的另一位女士正在专心致志地打电话，治子这才放下心来。

“千万别太冲动了，冷静点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邦子慢慢抬起头，好不容易忍住泪水，“让你吓了一跳了吧？”

“你和松井先生的关系真的坏到这种地步了？”

“是啊，他早就不把我和爱莉放在心上，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“说句不中听的，是不是他外面有别的女人……。”

“他现在的相好，据我所知已经是第四位了。这个月的工资他全给了那女人，还说手头没钱花，要我把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取出来，还想给那女人。我坚决不肯，他说这是他自己赚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到后来，还动手打骂……。”

“实在太不像话”，治子恨恨地说。

“说真的，有时我真想一死了之。”

“这种事千万干不得的。振作起来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”

“这事我不知反复想了多少次，难就难在爱莉，把她留给

这样的男人，我怎么也放不下心……”

邦子除掉松井的障碍，恐怕就是爱莉吧。

“对不起，”平静下来的邦子说道：“你这么尽心倾听我的满腹怨言……。”

“不要见外，话说出来了人也轻松点吧？”

“现在不怎么发闷，心里舒畅一点，真是太感谢了。”

“听你这话我比什么都高兴。”治子笑笑。

“放开心思，出来玩玩，轻松轻松，不错吧？”治子说。

“是啊，出来玩玩实在太好了！”邦子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明快的笑容。今天是星期日，在游乐园里，治子请邦子出来玩，带着由美和爱莉。

“妈，让我们再玩一次吧？”爱莉和由美手挽着手跑来，吵着说。

“好吧，给你钱，再去乘一趟车吧。”治子交给由美1000日元，两个小女孩一把拿过钱，跳跳蹦蹦地直奔高架滑车而去。

“爱莉这么兴高采烈的，恐怕还是第一次吧。”邦子目送着两个孩子走去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这才像个孩子样，不然的话……。”下面的话治子没说下去。

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上午，中午就吃汉堡包。

“休息一会再玩吧，池塘那边安静些。”治子提议。邦子还没反应，两个女孩就向池塘跑去。

“小心，别掉到水里去！”治子喊道。

“对不起，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，本来说好中午要回去的。”邦子说。

“你放心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，没问题的，快点回来。”

治子慢慢地向池塘走去，池塘周围环绕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游人稀少。由美和爱莉不知从哪儿拣了两根长树枝，伸进池中玩水。两人专心致志地边走边玩，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远。治子轻悠悠地穿过树林，向在池边的爱莉走去，爱莉正探出身子伸出树枝在水中划来划去的玩，身体重心前移。治子疾速向四周一扫眼，向爱莉走上几步，同时在爱莉背后一撞……。

“喂，”山尾抬起头来，“对面那一家可真是……。”

“是啊，”治子点头，“我反复向他们解释过，也没用。”

对门传来松井的怒骂声、爱莉的哭泣声。

“真太对不起松井家了，好意请她们母女俩出来玩，想不到出这种意外。还好爱莉没出什么事。”

“松井在叫嚷些什么？”

“他骂邦子没有把女儿带好。”

“这种事也用不到大喊大叫的。”山尾忿忿地说。

“也不过是掉在水里，也没有受什么伤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嘛！”山尾皱起眉头。是呀，山尾从来没有对治子和由美动过手。

“松井太太过日子够艰难的，真不容易呀。”治子叹息。

“是呀，她做人真难。”山尾深表同情。

“我想对门那家说不定会出点什么乱子，我想那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”

“你说要出什么事来？”

“不，我没这个意思。”治子赶紧摇头否认。

当夜，山尾仰卧在床，对治子说：“左思右想，我还是准备

提出辞呈。”

“什么时候交？”治子关切地问。

“休假完了以后，”话未完，山尾又急忙添上一句，“钱的事儿不用你担心，我会考虑好的。”

“不用我担心，话倒说得轻巧。”

“新工作我想总能找到的，换工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我这个人没志气，不中用。”山尾说。

“别胡说，”治子的手按住山尾的嘴，“你会干得好的，只要有自信心。”

“自信心？我有自信心的事也太少了。”

“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我敢肯定，不久以后人们一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”是的，一定能成功，治子把脸紧紧地贴在山尾胸前，心中说道。

3

挑动邦子谋害松井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山尾已决意在一周休假结束后提出辞呈，也就是说，已经只剩下3天时间了。要紧找机会下决心干。

治子想在下午再去找邦子。大概山尾因为决心辞职，心里反而轻松的缘故吧，一早就外出看电影去了。经过难熬的4天96小时，治子觉得第一次看到丈夫似乎是出自内心的微笑，一种胸有成竹的笑容。可能是4天的苦苦思索之后下了决心的缘故吧。

下午家务事一完，治子抬腿就向邦子家走去。

“啊，是山尾太太。”开门的邦子，流露出一种使治子意想不到的欢快开朗的表情，“请，请进屋坐。”

“实在对不起，昨晚你受苦了。”

“吵吵闹闹的殃及邻里，真太失礼了。”

“这事别提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”

“被他打了，可对此我也已经习以为常。”似乎是一种超脱的气氛飘溢在邦子言谈之中，出乎治子的意料之外。治子愕然无语。邦子变了，她好像不再是哭哭啼啼、诉苦不止的松井太太了。邦子倒了两杯茶，请治子用一杯，自己也慢慢地啜饮起来。

“下次我们再一起出去玩吧。”倒是邦子先开口提议。

“我怕你丈夫又会大发雷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不管他了。”

“不管？”治子狐疑。

“我已经决心不再理他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的意思是……。”治子疑惑。

“左思右想，我伤心痛苦，他反而认为软弱无能，就变本加厉欺负我。我的悲痛反倒成了他的喜悦之本。对他唯有置之不理，你说是吗？”

邦子的话今非昔比，宛如换了个人，她怎么会变化得如此之快？这样一来原先的计划恐怕要流产了。

电话铃响。邦子说了声“对不起”就去接电话：“这里是松井家——是，以前承蒙经常关照——什么，我丈夫吗？”邦子说话的口气和电话的内容，令治子不由自主地倾听。

“不，没这事，他像往常一样准时离家上班——是，明白了，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“松井先生怎么了？”治子关切地问。

“公司说他没有去上班。”

“这就怪了，你不是见他出门的么？还是老时间，会不会碰上车祸什么的。”

“我想不会吧。”邦子淡漠地答道。

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还是打电话问问警察局为好。”治子显得比邦子更为着急。

“不用了，他肯定又到那女的家里去了。”

“难道松井先生会为了她甚至不去上班？”

“对他这种人来说没什么可奇怪的。”看来邦子无意向警察局查问。

“昨晚你们俩好像吵得挺凶。”治子探问，先开个话头。

“你说得很对，我已不再当回事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治子望着对方从容自若的脸问。

“他呀，我想再也不会对我动手了。”邦子颇有自信。

邦子一定知道松井的去向！治子的直觉告诉她。按例丈夫去没去上班可是件大事，夫妻关系再坏也不会对此事无动于衷。邦子漠不关心的态度，唯有一种解释——她胸有成竹。

“这下可好了。”用这句话很自然地结束谈话是高明之着，治子想。过度的兴奋使治子不能自制，她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

“咦，你要回家？”

“是呀，我想起有件事要做，我先走了。”回家路上，治子想起刚才说的这句蹩脚的托辞，心里不禁一凉，千万不能露马脚！

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只一夜功夫，邦子竟然判若两人。在治子沉思时，由美回家来了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，我要去爱莉家玩。”

“去吧——他们不会讨厌你吧？”

“爱莉妈妈说的，我随时都可以去玩。”

“噢？”说着由美已经上楼去了。

“由美，”由美从楼上冲下来时，治子又问：“爱莉没有说起爸爸的事吗？”

“我的爸爸？”

“不对，我说错了，是爱莉的爸爸。”治子笑着纠正。

“没说什么，”由美答道，“——想起来了，爱莉说她爸爸很早就去上班了。以前总是爱莉先走的，可今早爱莉起床后，她爸爸就不在了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对门那男人出什么事了？”山尾抬头说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。

“松井太太说他离家后没去公司上班。”

“要是碰到车祸什么的吧？”

“我也问了，但邦子却笑着回答我说不会的。她今天的举动好像有些异常。”

“你不要太神经过敏了。”山尾笑着说，“这有什么值得你疑神疑鬼的，松井不在家过夜也不是什么希奇事。”但是治子却大不以为然。

由美到7点钟还没回家，治子到对门去接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没有取得你的同意，由美今晚在我家吃饭了，孩子能在一起就餐，该有多高兴，你不在意吧？”

“给你添麻烦了。松井先生也在一起用饭吧？”

“老规矩，他总是晚回来，不管他了。”

“不是没去公司么，后来又有什么消息吗？”治子探问。